

散文

## 白桦树下的友谊

小河弯弯，白沙铺滩。三个年轻人挽起裤腿在响水电站下游趟着水，脚踩着河底的细沙有说有笑地向宿营地走去。

七十年代，克什克腾旗小水电建设方兴未艾，继龙口水电站之后，陆续建起了上湾子、响水、五道石门子等水电站，利用西拉沐沦河造福人民。

趟河的这哥仨个就是从克旗书声公社刚毕业的高中生，一个叫刘汉章，另一个叫张正玉，最后一个叫陶旭东。他们分别从书声公社三个大队外派到响水电站施工。那时才十八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好年纪。

春夏之交，响水的周围绿了起来，北坡是天然的桦树、山杨树的野生林。南坡是山杏林。两面坡的下面是以西拉沐沦河的上游响水，响水是由一

处小悬崖上的河水往下流动冲击发出轰隆的声响而得名。

春夏之交时的响水，刮起的风带着白眼沙打在脸上十分疼，聪明一点的人将脸用布或纱巾围上，大部分人都将帽沿压低，躲避着风沙。从白土井子到响水有一段草原路，为了把建设物资运进来，建设者们在风沙中修着路，路成型后上面铺上碎石建成了简易公路。

开饭了，从牛顶架的窝棚里民工拿着饭盆或饭盒去打饭吃，用玉米面打成的苦力，加上一勺子咸菜缨子就是伙食。繁重的体力劳动，补充的营养就是这些主食。但是这些年轻人还是有说有笑的工作着。

我们三人中，张正玉体格健硕，魁梧有力。抱着水泥袋子一手抓起，直

接扔进矿车斗子里，有时有些活就帮我干了，刘汉章是民工排的排长，领着我们务工劳动。

夜幕降临，劳累一天的我们吃完晚饭准备就寝，突然一位民工“妈呀”一声，伸开的行李里一条蛇钻了出来，胆大的掐住蛇头走出很远扔到树林里。

由于天天吃玉米面，胃酸起来口水都是酸的。初次出外施工，累了，心烦了就坐在响水的杏树下望着东方发呆，想家了，想妈妈做的饭香，想在家时的欢乐……想着想着，眼睛潮湿起来，泪水就没出息地流出来，这时刘汉章，张正玉站在了我身边，眼睛一起望着东方，他们也想家了，出来快半年了，家里的小麦都变黄了吧！

“我们走吧”，刘汉章提议道。

■红桃

我们三个就顺着西拉沐沦河走着，白桦林静静地陪着我们。张正玉说：“咱们自己搞点白面和油，改善一下伙食吧？不然得熬客坏了。”当时张正玉老岳父在经棚粮库工作，刘汉章哥在粮食局工作，插个空他俩随着后勤车去了经棚，拉回了一袋白面一小桶瓜子油，并购买了调料。从此，我们三个有时间就开起了小灶，用白面扒拉疙瘩汤吃，那时觉得很是幸福。现在回忆起疙瘩汤的情景都难以忘怀，记得别的民工看着垂涎欲滴时，我们都奉送一碗给他分享。

想起那些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的年代，在那个环境下结成的友谊，是一生最难以忘记的情谊。一年后，我们各奔东西，由于交通不便，联络不通，我们三个已经失联。四十年后同学聚会，才找到刘汉章，原来他也在赤峰，另一个同学，在劳动时因工牺牲了，想起也是难过万分。

每每回忆起艰苦岁月时的情谊，我都感慨万千。现在响水电站已成为草原上的一颗明珠，夏天，人们沿着西拉沐沦河畔，消夏赏景，可谁又知当年建设者们的艰辛呢？

散文

## 别样秋收别样甜

■莲漪

今年秋天回老家，一路上不断看见不同型号的联合收割机，停靠在成熟的庄稼地旁。一台收割机仿佛有四台四轮车那么大！难怪上百亩地几个小时就收割完，那样的庞然大物和过去的钐镰片刀相比，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

传统的秋收都是靠镰刀拼力气。每到秋季，农人都把珍藏了大半年长了红铁锈的镰刀拿出来，用水蘸着磨刀石把镰刀磨快（锋利），然后背上干粮和水，开始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庄稼收割，俗称割（ga）地。庄稼割完了捆好，然后还要就地搬成一堆一堆垛起来，也就是庄稼人常说的码地。不同的庄稼码地的方式不一样，小麦需要垛成一个个小麦垛，莜麦则要牛顶架截成几溜儿莜麦穗，豆类和荞麦需要做成一铺子一铺子的，这样做都是为后期拉地打好基础。码地是个力气活，庄稼个子干而且小，一般情况下一个人能搬四到八个，如果庄稼个子湿又大，最多也就搬三个，还时常拖拖拉拉地手脚并用，才勉强把庄稼个子拖到垛前。码下来一块地，常常汗流浃背，肢乏体颤。庄稼割完后用马车把庄稼拉进场院叫拉地。那时候交通工具连一辆自行车都没有，不管地块儿多远，所有人都是步撵上山，干完一天活儿再步撵下山。往返一个来回少说也得个小时，倘若一天中有几个这样的来回，就减少了割地的时间。

在农村女人的活计要多些，起床后烧水，使碱揉面，或蒸或烙够一家人的早饭和午饭吃的干粮，然后喂猪鸡鸭鹅，收拾屋子，男人则磨镰刀，清理一下牲畜圈，最多帮忙往灶堂里添把火。晚上上下山后亦是女人喂完家畜家禽后生火做饭。

就这样，秋收要两三个月庄稼才能拉到场院。此时，农人家的秋忙只能算完成了一半。直到扣完地，打完场，粮食进了仓，秋收才算彻底结束。现在就不同了，联合收割机一进地，粮食、瓢子各分家，碰到有收粮食的贩子，粮食不等进仓就被收走了。从收粮、卖粮、再到扣地，半个月的时间不到，咔咔响的票子在田间地头就装进了农人家的腰包。

现今的农家人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根一根地种，一锄一锄地耪，一垄一垄地趟，一把一把地薅（草），一镰一镰地割，一个一个地捆，一车一车地拉，一铲一铲地扬，一袋袋地扛，那种旷日持久挥汗如雨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有经济头脑的农家人开始大量承包土地，把种粮由养家糊口转向发家致富。春种秋收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庄稼一成熟，联合收割机“哇哇”一响，几个来回，一大块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只个把小时粮食就进仓了。难怪有人说，现在的农家人一年最多干两个多月的农活儿，猫腰撅屁股的苦累日子已经成为过往。另外，种地不但不用交公粮，国家还给各种补贴，农民的小日子越来越滋润，越来越甜美了。



油画 杨杰



小时候，进了腊月，就有了过年的气象了。

首先自然是杀年猪。那时有句俗语，“养牛为种田，养鸡为花钱，养猪为过年。”我们的年就在猪的嚎声中拉开帷幕。

杀猪是件大事，需要人帮忙。会杀猪的人又不多，所以大家得排好班。村子小，一般每天只有一家杀猪。

猪在前一天就不喂了，这样方便洗肠子，可能也是为省些粮食。毕竟最后一天吃多少也只能变成猪粪，不可能再长肉了。

一大早，妈妈就会拿出猪食盆，把猪放进院子，关上大门。当饿了一天的猪一头扎进食盆，就有几个小伙子冲过来，薅猪鬃的，抓腿的。吃得投人的猪会立马就擒。警惕性好些的，看见有人过来拔出嘴巴就跑，这样就会遭遇一场围追堵截，等被迫的筋疲力尽再“束手就擒”。每每这时，我就特可怜这些猪。觉得他们就这样猪头猪脑地被送上了案板。

捆住腿的猪被一把尖刀穿破喉咙，猪血被接到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大盆里。加上面、调料、盐，一般会

散文

## 那年月过年，从杀年猪开始

■叮当

让家里的孩子时刻搅动，以防止其凝固。烧好的热水被浇到猪身上，烫掉猪毛，开膛剖腹。猪肉猪骨头被切成小块，猪头猪蹄放在一边。猪肠子洗干净进屋，搅拌猪血的小孩子就解放了。猪血被灌入肠衣，连同切好的猪肉干白菜放到大锅里炖，如果这时你从村口经过，看到谁家热气腾腾的，年味儿便随着雾气散发出来了。

妈妈款待完帮忙杀猪的人，就开始了围绕这头年猪进行的过年准备了。

那时没有冰箱，天热了就无法存放肉了，因此在这个腊月。妈妈得将这头年猪变成可以储存一年的油水。

肉被切成小块，放在锅里加水加盐煮出油，连肉带油放在小缸里，妈妈称之为“炼肉”。猪油也用同样的方法变成凝脂，装进坛子，炼出的

油渣端给孩子们解馋，或者给爸爸们做下酒菜，剩下的分几次包成酸菜油脂馅饺子，我猜想，这可能是家乡特有的美味。

收拾完猪肉差不多也到腊月二十了。每天晚上，妈妈会蒸一锅馒头，上面点上红点儿。雪白的馒头，粉红的点，如同美女眉心的痣。放在盖帘上，热气腾腾的，年味儿便随着雾气散发出来了。

白天，爸爸就雕刻挂钱儿了，纸被订成十张一摞，红色的在最上面，下面是粉色黄色绿色，红纸的价钱会贵些，所以是里面稀有的颜色。

最上面是一张挂件样子，爸爸用自制的刻刀将这些纸复制，有些比较大的不易雕刻坏的地方。爸爸也会允许我刻上一两刀。

村里毛笔字写得好的人这时成了最受欢迎的人，现在想来，他们写的算不上书法。但在上世纪八十年

代我生活的小村子，他们已是难能可贵的文化人。

村民带着红纸墨汁来找这些文化人，文化人们把红纸铺在炕桌上，就开始写春联了。当人们将这些求人写下来的吉祥话小心翼翼地带回家，同挂钱儿放在一起，年就更近了。

除夕一早，妈妈们就刷干净锅，加上面粉，熬半锅浓浓的酱糊，放到大盆里，端到外面，当大红的春联、五颜六色的挂件张贴起来，就年味十足了。

当辞岁的爆竹炸响，饺子在锅里欢快的舞蹈，我们就又长了一岁。

吃完年夜饭，小孩子们就提着自制的灯笼出门拜年了，刚开始是一个人，再走一会儿就碰到一群小伙伴。一路嬉戏打闹，拜完年，捂着兜里邦邦的糖果，心满意足的回家，把糖果放在枕边，做一个甜蜜的

梦。

正月里看电视是主要的娱乐，因为平时电视只有晚上才有，零点左右，电视屏幕上就会出现“再见”两个字。一分钟后，就“唰”的一声变成雪花，想看电视，只能耐心等到第二天晚上七点。而正月初一到十五，电视还会在每天上午九点播放到中午十二点。我们的房子都是朝南的，家家户户是同样的格局，靠南窗一铺大炕，地上是衣箱和面柜，电视机摆在面柜上。屏幕朝南，不拉上窗帘儿，白天是无法看电视的，因此正月里家家户户都会在白天挂着厚厚的帘子遮着里面的欢声笑语。

接下来是什么小填仓大填仓都要吃饺子，年一直持续到二月二龙抬头。

正月二十几，哪天天气好几家会聚在院子里，用烧红的炭火燎猪头猪蹄，当烧焦的空气弥漫在村子的上空，年就算过完了。

二月二吃猪头啃猪蹄，二月初三，我们该开学了，大人们也开始准备春耕了。下一个年，已在孩子们的期盼中了。

克什克腾融媒  
(客户端 app)克什克腾电视台  
(公众号)克什克腾电视台  
(公众号)